

JEAN-HENRI FABRE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ÉTUDES SUR L'INSTINCT ET LES MŒURS DES INSECTES

〔法〕法布尔 著

昆虫记

卷 二

梁守锵 译 花城出版社



TOMOLOGIQUES

昆虫记

卷 二

[法] 法布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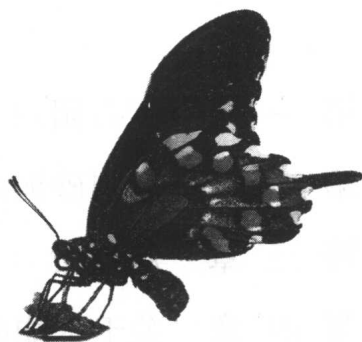
梁守锵 译

花城出版社

中国 · 广州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昆虫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法)法布尔著;梁守锵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12

ISBN 7-5360-3359-1

I. 昆... II. ①法...②梁... III. 昆虫学-普及读物
IV. 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8390 号

昆虫记

(全译本·卷二)

[法] 法布尔 著

梁守锵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 插页 200,000 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359-1/Q·1

(共 10 卷) 定价:138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经典散文译丛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JEAN-HENRI FABRE

ÉTUDES SUR L'INSTINCT ET LES MŒURS DES INSECTES

作者简介

法布尔 (Jean Henri Fabre 1823 ~ 1915 年), 法国昆虫学家, 以研究昆虫尤其是膜翅目、鞘翅目、直翅目昆虫以及蜘蛛的生活习性著称, 通过对昆虫的直接观察与实验, 认识到遗传本能对昆虫行为模式的重要性。著有许多科普作品, 其中十卷本的《昆虫记》被誉为“昆虫的史诗”, 法布尔也因此获得了“昆虫的荷马”的美称。



法布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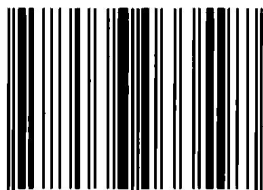
见到这个“科学诗人”的著作,不禁引起旧事,羡慕有这样好书的别国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

——周作人

这个大科学家像哲学家一般的思,像美术家一般的看,像文学家一般的写。

——法国著名戏剧家罗斯丹

ISBN 7-5360-3359-1



9 787536 033597 >

责任编辑 邹靖华 秦 颖

技术编辑 赵 琪

平面设计 苏 芸

(共 10 卷)定价:138 元

经 典 散 文 译 丛

伊利亚随笔

(英)查尔斯·兰姆

访苏联归来

(法)安德烈·纪德

艺术家画像

(奥地利)里尔克

昆虫记(10卷)

(法)法布尔

纪德文集(5卷)

(法)安德烈·纪德

钓客清话

(英)伊萨克·沃尔顿

谈诗忆往

(俄)安娜·阿赫玛托娃

墓中回忆录(全译本)

(法)夏多布里昂

培根随笔集

(英)弗朗西斯·培根

蒙田随笔

(法)蒙田

塞尔朋自然史

(法)吉尔伯特·怀特

普通读者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



目 录

- 第 一 章 荒石园/1
- 第 二 章 毛刺砂泥蜂/11
- 第 三 章 灰毛虫 一种未知的官能/22
- 第 四 章 关于本能的理论/30
- 第 五 章 黑胡蜂/45
- 第 六 章 螺赢蜂/60
- 第 七 章 关于石蜂的新研究/76
- 第 八 章 我的猫的故事/95
- 第 九 章 红蚂蚁/103

11/10/2012

121/第十章 本能的心理学片段

138/第十一章 黑腹舞蛛

159/第十二章 蛛蜂

175/第十三章 树莓桩中的居民

202/第十四章 西塔利芫菁

213/第十五章 西塔利芫菁的初态幼虫

234/第十六章 短翅芫菁的初态幼虫

248/第十七章 多次变态



第一章 荒石园

这就是我所想要的：一块地。哦！一块不要太大，但四周有围墙，不会有公路上各种麻烦的土地；一块日晒热烤，荒芜不毛，被人抛弃但却是矢车菊和膜翅目昆虫钟爱的土地。在那儿，我可以不必担心过路人的打扰，与砂泥蜂和泥蜂交谈，这种艰难的对话，就靠实验表达出来；在那儿，无需耗费时间的远行，无需急不可待的奔走，我可以编制我的进攻计划，设置我的埋伏陷阱，每天时时刻刻观察所得到的效果。一块地，是的，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的梦想，是我一直苦苦追求但将来能否实现却没有明确把握的梦想。

所以，当一个人整天都在为每日的面包一愁莫展地操心时，要在旷野里给自己准备一个实验室是不容易的。我以不屈不挠的勇气跟穷困潦倒的生活斗争了四十年；结果这朝思暮想的实验室终于得到了。这是我孜孜不倦、顽强奋斗的结果，我不想去说它了。它来到了，但伴随着它而来的，也许是必须要有一点儿空闲的时间，这是更重要的条件。我说也许，是因为我的腿上总是拖着苦行犯的锁链。愿望是实现了，只是迟了一点儿啊，我的美丽的昆虫！我很害怕有了桃子的时候，我的牙齿却啃不动了。是的，只是迟了一点儿；原先那开阔的天际，如今已成了十分低垂、令人窒息而且日益缩小的穹庐。对于往事，除了我已经失去了的以外，我一无所悔，我什么也不后悔，甚

至不后悔二十年的光阴，我对一切也不抱有希望，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历历往事使我精疲力竭，我思忖究竟值得不值得生活下去了。

四周一片废墟，中间一堵断墙危立，石灰和沙使它巍然不动；这屹立着的断墙就是我对科学真理的热爱。哦，我的灵巧的膜翅目昆虫啊，这种热爱是不是足以让我名正言顺地对你们的故事再添上几页话呢？我会不会力不从心呢？为什么我自己也把你们抛弃了这么长时间呢？一些朋友为此责备我。啊，告诉他们，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告诉他们，并不是由于我的遗忘，我的懒散，我的抛弃；我想念你们；我深信节腹泥蜂的窝还会告诉我们动人的秘密，飞蝗泥蜂的捕猎还会给我们带来惊奇的故事。但是我缺少时间，我在跟不幸的命运作斗争中，孤立无援，被人遗弃。在高谈阔论之前，必须能够活下去。请您告诉它们吧，它们会原谅我的。

还有人指责我使用的语言不庄严，干脆说吧，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他们害怕读起来不令人疲倦的作品就是没有说出真理。照他们这种说法，只有晦涩难懂，才是思想深刻。你们这些带着蜇针的和盔甲上长着鞘翅的，不管有多少都到这儿来，为我辩护，替我说话吧。你们说说我跟你们是多么亲密无间，我多么耐心地观察你们，多么认真地记录你们的行为。你们的证词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的，我的作品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也不少；谁愿意询问你们就去问好了，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答复的。

另外，我的亲爱的昆虫们，如果因为对你们的描述不够令人生厌，所以说服不了这些正直的人，那么就由我来

对他们说：“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可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是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是探究生命。因此我为什么不进一步说明我的想法：野猪搅浑了清泉；博物史是青年人极好的学业，可由于越分越细，彼此隔绝，如今已成了可厌可嫌的东西。然而，如果说我是为了那些企图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本能这个热门问题的学者、哲学家们而写，我也为，我尤其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使他们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①的语言中借用来的，这种情况，唉！真是太常见了。”

不过，眼下这并不是我的事；我要谈的是在我的计划中朝思暮想的那块地，我要使它成为活的动物学实验室。这块地我终于在一个荒僻的小村庄里得到了。这是一个荒石园，当地的语言中，“荒石园”这个词指的是一块荒芜不毛、乱石遍布、百里香恣生的荒地。这种地贫瘠得即使辛勤地犁耙也无法改善。当春天偶尔下雨，长出一点儿草时，绵羊会来到这儿。不过我的荒石园由于在无数乱石中还有一点儿红土，所以开始长点儿作物；据说从前那儿有些葡萄。的确，为了种几棵树而进行的挖掘中，会在这儿那儿挖出一些宝贵的根茎，由于时间久了，部分已经成了炭。于是我用惟一能够刨入这种地的农具三齿长柄叉来

^① 休伦人：17世纪时北美洲的印地安人。——译者

刨；可是太遗憾了，原先的植物已经没有了。不再有百里香，不再有薰衣草，不再有一簇簇胭脂虫栎，这种矮矮的胭脂虫栎会形成小树林，人只要稍微抬腿一跨就可以走过去。这些植物，尤其是前两种，由于能够向膜翅目昆虫提供所要采集的东西，可能对我有用，我不得不把它们再栽到用三齿叉刨开的地上。

大量存在而且不要我管的是那些在起初经过翻动而以后长时间没有过问的地里滋蔓着的植物：最主要的是犬齿草，这种可恶的禾本科植物，三年激烈的战争也无法把它彻底消灭；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矢车菊，全都一副倔犟的样子，浑身是刺，或者长着星型的戟，有两至生矢车菊、丘陵矢车菊、蒺藜矢车菊、苦涩矢车菊，第一种最多。在纠缠盘绕着的矢车菊丛中，样子凶恶的西班牙刺柃从这儿那儿伸出来，像枝形大烛台似的，那大大的橘红色花朵就是火焰，而它的刺茎有钉子那么硬。长得比它高的是伊利大翅蓟，后者的茎孤零零、直挺挺的，有一至二米长，顶端有一个玫瑰色的大绒球，它的盔甲不比刺柃差。别忘了刺茎菊科类植物，而首先要提到的是恶蓟，它浑身是刺，乃至植物采集者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其次是叶脉顶部呈矛头状的阔叶披针蓟；最后是染黑蓟，它像带刺的玫瑰花结。在这些蓟之间，荆棘的新枝桠，结着淡蓝色果子，像带着钩的长绳似的在地上匍行。要想在丛生的荆棘中观察膜翅目昆虫采蜜，必须穿着半高统靴或者情愿腿肚子被刺得出血。只要土里还有一点儿春雨留下的水分，角锥般的刺柃和大翅蓟细长的新桠便从由两至生矢车菊黄色的头状花序铺成的整块地毯上生长出来，这时，这种生命力顽强的荆棘肯定会展现出某种妩媚之姿的；但是干旱的夏天来临了，现在这儿只是一片枯枝干叶，擦一根火柴就整块地

都会着起火来。这就是我打算从此跟昆虫彼此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的极乐的伊甸园，或者不如说，这个伊甸园当我拥有它时原来就是这样。我四十年艰苦的斗争才得到了这块地。

我说是伊甸园，这样说并不会用词不当。这块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那儿撒一把萝卜籽的地，对于膜翅目昆虫来说，却是一个天堂。地里各种茁壮成长的蓟和矢车菊把四周所有的膜翅目昆虫都给我吸引来了。我在捕猎昆虫的过程中，从来都没有在一块地方找到过这么多的昆虫；这一行的所有成员都会聚在这儿了。这儿有以各种猎物为生的捕猎者，有土房子的建造者，有棉织品的整经工，有在花叶和花蕾中修剪零件的组装工，有纸板屋的建筑师，有搅拌黏土的泥瓦工，有钻木的木匠，有在地下挖巷道的矿工，有制造薄膜气球的工人；还有什么我也数不清了。

这是只什么？这是只黄斑蜂。它刮耙着两至生矢车菊蛛网般的茎来堆一个棉花球，然后自豪地用大颚把球衔到地下给自己制造一个棉毡袋来装蜜和卵。这些在那么激烈地抢夺战利品的是什么？是切叶蜂，肚子下有黑



黄斑蜂

色、白色或者火红色花粉刷。它将离开那些蓟去拜访附近的灌木丛，从灌木的叶子上剪下椭圆形的零件，把它们组装成容器来盛它的收获品。这些穿着黑绒衣服的是什么？是石蜂，它们在加工水泥和卵石。在石头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砌造的房子。还有这些猛地飞起，大声嗡嗡叫的是什么呢？这是定居在旧墙和附近向阳斜坡上的砂泥蜂。

现在壁蜂来了。这一只在蜗牛空壳的螺旋壁上建造巢房；另一只啄着一段干的荆棘来把髓吸掉，好给幼虫做一个圆柱形的房子，房子中用隔板分成一层层；第三只使用断掉的芦苇的天然管道；第四只则是某个高墙石蜂空闲走廊的免费房客。这儿是大头蜂



壁蜂

和长须蜂，雄蜂有角高高翘起；毛斑蜂在它那作为采蜜器官的后腿上有一支大毛笔；土蜂的种类繁多；隧蜂肚子纤



隧蜂

细。我走了过去不予理睬。如果我想——寻究这些昆虫，那么在我的菊科植物的客人中，几乎有整个采蜜类的昆虫。我曾把我新发现的昆虫呈给一位昆虫学者，波尔多的佩雷教授，他问我是否有特殊的捕虫方法，才能够给他寄了这么多稀罕

的甚至是新的品种。我并不是捕虫专家，更不是热衷于此道，因为我更感兴趣的是正在从事工作的、而不是用一根大头钉钉在盒子里的昆虫。我所有的昆虫全都是在它那长着茂密的蓟和矢车菊的草地上捕捉的。

非常凑巧，跟这个采蜜的大家庭一起的是捕猎采蜜者的部族。在荒石园，泥水匠为了垒围墙，在这儿那儿放了一大堆沙和石头。工程一直拖着，这些材料是一开始时运来的。于是石蜂便选择石头间的空隙作为过夜的宿舍，一堆堆挤在一起。粗壮的单眼蜥蜴从非常近处捕猎，张着嘴，会向着人也会向着狗扑上来，它选择一个洞穴守候着

过路的蜘蛛；大耳鸱穿着多明我会^①修士服装，白袍子，黑翅膀，在最高的石头上栖息，唱着它那简短而有乡土味的小调。它的窝大概就在某个石头堆里，窝里有它的那些天蓝色的卵。这个小多明我会修士在石头堆中消失了。我怀念它，因为这是个讨人喜欢的邻居。我一点儿也不怀念单眼蜥蜴。

沙供另一种昆虫做窝。泥蜂在那儿打扫地穴的门槛，把尘土抛物线般地往后抛；朗格多克飞蝗泥蜂用触角把距蠡拖到那儿去；大唇泥蜂在那儿把储存的叶蝉放到地窖里。我非常可惜，泥瓦匠终于把那儿的猎手都撵走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想叫它们回来，只要再堆起沙堆，它们很快就会全都到来的。

没有消失的是这些昆虫——砂泥蜂，因为它们的住所不一样。我看到它们有的在春天，有的在秋天里，在花园的小径上的草地中飞来飞去，寻找毛虫。蛛蜂，拍打着翅膀敏捷地飞向隐蔽的角落去抓只蜘蛛，最大的则窥伺着狼蛛，狼蛛的窝在荒石园有的是。这窝是个竖井，用禾本科植物的茎秆中间夹上丝来做护井栏。在窝底，大多数人看了都害怕的粗壮的狼蛛，眼睛闪闪发光像小金刚钻似的。对于蛛蜂



蛛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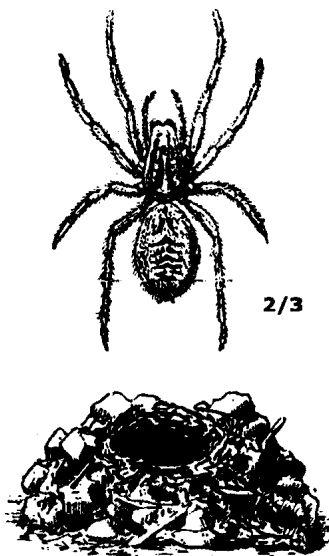
来说，要捕捉这样的猎物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好吧，现在来看一看吧。一个炎热的下午，雌兵蚁排成长队从兵营的宿舍里出来到远处去捕猎奴隶。我们利用片刻的空闲，跟

^① 多明我会：又名布道兄弟会，俗称黑衣兄弟会，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译者

着看看它是怎么围猎的吧。那儿，在一堆变成泥肥的草的四周，有一些寸半长的土蜂没精打采地飞着，它们被金龟子、蛀犀金龟和金匠花金龟的幼虫这些丰美的野味吸引住了，一头钻进草堆里。

有多少研究的课题啊，而且这还没完呢！人们不但抛弃了地也抛弃了房子。既然人走了，就不会受到打扰，于是动物就跑来了，占据了所有的地方。莺在丁香丛中筑巢；翠雀在茂密的柏树遮蔽下定居；麻雀把碎布和稻草运

到每片瓦下；南方金丝雀来到梧桐树梢啁啾，它那柔软的窝有杏子一半那么大；红角鸮习惯于晚上在这儿唱着它那细声如笛的单调歌曲；雅典的鸟猫头鹰跑到这儿发出刺耳的咕咕叫声。房子前面是一个大池塘，水来自于给村庄的喷泉供水的渡槽。交尾季节，两栖类动物从一公里方圆地方到那儿去。灯心草蟾蜍，有的有盘子大，背上披着窄窄的黄绶带，在那儿约会洗澡；当暮霭沉沉时，在池塘边跳跃的雄蟾蜍是雌



舞蛛和它的竖井

蟾蜍的接生婆，他的后腿挂着一串有李子核那么大的卵；这位温厚的父亲带着它的宝贝卵袋从远方来，要把卵袋放到水里，然后再到某块石板下面，发出铃铛般的响声。最后，雨蛙如果不在树丛间哇哇叫，就做优美的潜水动作。这样，五月间，一当黑夜降临，这池塘就变成了震耳欲聋

的合唱队；无法在吃饭时说话，无法睡觉，必须采取也许是太严格点儿的手段来整顿一下。有什么办法呢？想睡觉而睡不着的人是会变得凶横的。

膜翅目昆虫更大胆，把我的隐庐都强占了。白边飞蝗泥蜂在我家门槛处的瓦砾地里筑窝；为了进入我的家，我必须注意别把它的窝踩坏了，别踩死正忙着干活的矿工们。我已经有整整二十五年没有看到过这种专门捕捉蝗虫的活跃分子了。当我刚认识它时，我曾走了几公里地去拜访它；每去一次都要顶着八月火辣辣的太阳远征。今天我在自己家门口又看到它了，我们是亲密的邻居。关着的窗户框给长腹蜂提供了温暖的套房。它的

窝是用土砌的，贴在方石的墙壁上。这种捕猎蜘蛛的昆虫利用在盖着的护窗板上偶然存在的一个小洞返回它的家。几只孤身的石蜂在百叶窗的线脚上建起它们的蜂房群；一只黑胡蜂在半开的屏风的下部建造它的小土圆顶，圆顶上面有一个大口短细颈子。胡蜂和马蜂是我家的常客；他们来到饭桌上看看我们吃的葡萄是不是熟透了。



长腹蜂

这儿的昆虫的确是既多又全，而且我看到的还远远不全呢，如果我能够让它们说起话来，那么跟他们的谈话一定会使我孤寂的生活得到许多乐趣的。这些昆虫，有的是我的旧交，有的是新识，他们全都在这儿，彼此紧挨着，在捕猎、在采蜜、在筑窝。另外如果需要改变一下观察地点，走几百步就是山，山上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欧石南树丛；有泥蜂所珍爱的沙层，有各种膜翅目昆虫喜欢开发的泥灰石边坡。我预见到了这些宝贵的财富，这就是我